

牧

津

牧津卷之六目

匡定下

薛弼

孟宗政

王居安

陳大紀

盧琦

冷應徵

陶魯

譚讓

許達

李承勛

王鈇

馮俊

姚鵬

顧應祥

唐龍

汪金恩

吳時來

盛昶

鄭建

林錦

謝袞

吳成器

葉夢熊

牧津卷之六

匡定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薛弼

薛弼改判河南時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璘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畊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戰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造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技坐廢而精騎

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荆帥王彥移襄，不卽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疑有變，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將安出，所從兵多少。弼曰：若志在除彥，弼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請終服。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洵洵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

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聞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語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萬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以甲士千餘自衛來謝、弼談笑詰其反狀、斬其首以徇、遷秘閣修撰、以左司郎官出知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

若自保、守臣幕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
各千人爲效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
行、詔陞弼集賢殿修撰、與兩將易而漕臣以游
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於朝、事下弼議、弼
謂共守漳贛、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
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
敏爲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
滅賊、凡四年而賊平、移知廣州、

制大寇、決大疑、定大患、皆咄嗟而辦、豈非

異材。○單騎代王彥談笑斬伍俊斷非三浪者可能其生平好謀而斷者可知。

孟宗政

孟宗政權棗陽初抵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閉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鎬以鉤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三

聞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
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
將出戰金人奔潰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
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壅溝
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
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
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
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損穿
奔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鞀以薰之金人室以

溼○藺○析○竹○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築○
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
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
披○厚○鎧○藺○衫○鐵○面○而○前○又○溼○藺○濡○革○蒙○火○山○擁○
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
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
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金○兵○宗○政○自○城○
中○出○擊○內○外○合○勢○金○人○大○潰○追○至○烏○磴○寨○焚○其○
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

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勸屋
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
由是威振境外

以戰則勝以守則堅當此強虜而精神鎮
定出奇制勝而有餘誰謂宋季之無才也

王居安

王居安知隆興府初盜起郴州黑風峒羅世傳
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
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少堅持之則就擒

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餉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放兵肆劫。歟永新、檄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

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抄吾糧。則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

服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
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於穴吾可成卞莊
子之勇世傳喉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擒
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擒並磔於吉之南
門元勵旣誅世傳以功自恃益驕蹇名效順而
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
居無何世傳果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
角距可一戰擒也乃密爲方畧遣官兵合圍
之世傳自縊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

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故兵民無傷者。

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是剿盜第一義。但用法更自不同。如絡馬穿牛。以實事爲駕馭。馴狻狷虎。以虛着爲牢籠。能解虛實之用者。方能用賊。

陳大紀

陳大紀。調郡陽縣尉。歷遷知橫州。秩滿。適妖賊侯廣李藍六作亂。鬱林桂州。並爲盜區。廣右搔

然當諸司環視却立之時、大紀慨然以平寇爲已任、奉檄卽行、節制飛虎摧鋒兩軍、號令嚴肅、動中事機、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旣開諭賊徒、散其黨與、擒其渠魁、訖事僅五閱月、入朝奏對、召試閣門舍人、以平賊功轉兩官、

慨然平賊於秩滿之時、人情所難、

盧琦

盧琦至正間知永春縣、時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永春之百姓者有幸、

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琦以禍福喻之衆皆拔刃禦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于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者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開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吾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界賊耶且彼寇方將

擄掠吾妻子、焚毀吾室廬、乃一深仇、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爲憂、因踊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破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凡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

一令便能屢勝大敵、只是威惠行于境外、其得人心者有素、

冷應徵

冷應徵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獠峒大爲變應徵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至轉禍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歸感謀主不果應徵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獠夷已有感悟之機特惑于謀主耳旣擒之後縱遣歸農自是攻心之法

陶魯

陶魯丞新會方弱冠廣右徭賊流劫盡雷廉高

肇以東之境破賊殺吏戮掠至香山順德所在效尤劫殺無寧日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吞吾城若父兄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云

弱冠一丞，僕能慷慨拒賊，如此才畧，畢竟以功名自著。

譚讓

譚讓初爲南昌通判，嘗以却餽棄金水中，後改判衡州，初政尚嚴勵，夜有書牋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讓顧視笑曰：爲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耶？更治簡緩，民愈稱頌，居頃之，浙江山民與江西民相侵殺，傷有司，莫能決，朝廷遣刑吏按之，益不易制，以

讓治之。至未月立解。及攝府事。時姚源賊號二
十餘萬。爲圓陣。出沒開化境。而讓方新署郡。然
能嚴部曲。謹烽燧。招拔距士。置戲下。爲禦賊計。
賊多讓在南昌時所撫及者。故至營皆不攻。迂
騎速過。讓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禦壕嶺西
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某寨。賊見題。因
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讓乃帥兵殊死戰。斬賊
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讓與賊遇也。以兵少。間道
避深山中。山中巨室方楠。見讓而泣。讓怪而問。

故楠曰：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爲兵，而公僅留其二。今二子雖戰歿，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棄公，卽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爲軍者。僕請爲公招之，乃持讓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遣力士二十餘人，夜直入賊臥，擒殺其首，賊驚，以爲大兵悉至，因奔散。于是讓始得而破賊。又嘗以檄往城常山，議貲百萬，讓曰：取石于山，斫山砌石，官不私財，役不私力，事不米鹽，民不侵牟，夫如是，何百萬之爲也。

常山城二月而就、

嚴肅與簡緩、各在因地因時、非有優劣、要
以此君精悍治辦之才、可以平亂、亦可以
集事、

許達

許忠節公達爲樂陵令、賊劉七等颺起、圻甸、達
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才可
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
隊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

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環堵皆城，伏竇皆卒。忠節公真能爲鐵甕之守。

李承勛

李承勛出守南昌，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承勛爲廣詞謀，繕壁壘，抗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纔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降徙賊王。

奇約爲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戢、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璋總制俞諫、請邊兵剿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賴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以竄賊、命大理卿燕忠卽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料敵有定見、

王鈇

王鈇爲常熟令，海壩大豪多藪亡命作奸，監司檄收之。鈇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麇驚，招之便亡。何諸大豪躡踵至？鈇盡貰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鈇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卽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鈇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盱眙，命工厲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廩者邑故無城，鈇請監司城之，甫興役，寇犯福。

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鈇擁衆壁野、誓以死禦
會邑簿李宗昭有蒼頭安者、猝遇賊、挾毒弩射
殪三人、賊惴恐宵遁、鈇乃親執扶行筭、凡三月
而城成、明年甲寅夏孟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
矢礮交下、賊稍稍去、鈇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
懈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鈇督兵出
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
大掠、鈇馳羽書乞援、備兵任環統苗卒應之、駐
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蓁決之、繇曰、有

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鉄
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鉄
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
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剿寇功、輒以三丈浦爲冠
此君長處、妙在能用人、

馮俊

馮俊知河南獲嘉縣、時張永征安化、所過騷然、
俊迎謁前途、稱嘉民貧、力不能任供億、永爲斂
容謝之、調遂平、遂平故無城、流賊難作、俊簡民

兵禦之與許忠節相約誓死封疆。匪母妻山中而身率丁壯畫地爲守。士卒感奮登陴俱有死志。賊知備嚴不敢逼。夜潛遁去。

能與許忠節相約誓死者其人可知。

姚鵬

姚鵬初授福建龍溪知縣。時縣有惡少者橫行邑里。人畏之如虎。鵬蒞之。語曰。爾如虎。請入虎穴。斃之。獄。百姓歌舞於道。如更生。後歷官知韶州府。韶故多積弊。悉爲釐革。老吏惕息。時廣寇牧津。臣定下。木。卷六。

高快馬等、嘯聚數千餘人、焚劫州縣、勢猖獗殊甚、當道以鵬有文武才、請于朝、特給令牌、得以便宜進討、甫三月、而殲其魁、餘黨悉平、又有土酋岑猛者、據險犯順、莫敢撓其鋒、鵬不避死、身入其巢、百計開誘、圖其形勢而出、提督者得按圖期會進兵除剿、鵬之力居多焉、

大較是斷擊才、

顧應祥

顧應祥初授饒州府推官、發摘有聲、顧時時有

所縱舍以示寬貸、連攝大縣、人人稱平、府缺守、應祥方攝郡、而會姚源洞大盜起、擄樂平縣令汪和、衆洶洶無所出、祥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乃肯入此、祥爲委曲、開諭利害、賊立釋令去、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

洞盜聽撫、固地方之福、然擄樂平一事、畢竟何以肅法、

唐龍

唐龍初授郟城令時盜起燕齊間至郟龍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龍設三覆以伺賊入覆內發神機以擊賊奔覆發大破之斬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等召拜監察御史

三覆之設至今可行

汪金恩

汪金恩守桂林時土蠻干紀屢挫官軍當事者將議撫以爲苟安金恩慨然曰小夷陸梁是不

一大創，則朝廷聲教將有不訖於遠者。前委用非才，以致挫衄，柰何因噎而廢食。當時聽其言，卽以檄委之。金恩乃揀其精銳，授以方略。時適大霧，連日不解，卽乘霧踰枚疾走，令敢勇士數百人攀附而上。先據巖險，然後縱火焚其林菁。大兵鼓噪而進，連破一十八巢，火焚墮巖死者不可數計，俘斬七百餘。

乘霧疾攻，是尅險一法。

吳時來

吳時來初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發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地、而郡守時且臥疾、時來攝城守、復奉臺檄爲監軍、乘城旅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募巧匠作墨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砲佛郎機、烏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十矢、矛槊必習、分屯四郊、以備聲援、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以衛民也、以民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

衆壅汚蒸染、因大疫、時來方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率醫視療、疫良已、卽土諸路兵至吳、總臣計犒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由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導之人、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卽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刀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迄

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縑，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兩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檄屯戍，第以強弩數十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渚澤安能登，卽登從高墮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苫蓋。時來慮爲火箭所

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于屋材夜選卒運之
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
來首馳一騎出南門衆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
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
知有備棄而走北將突南都時來建議曰欲窘
賊所如顧方暑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
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
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趁潞山湖
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橋李道平望阻水不

得達徘徊一境中、自相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
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此王江徑
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

才敏用密、識定神閒、何以筮仕書生、便饒
武畧、

盛昶

盛昶爲監察御史、以直諫謫羅江縣令、爲政廉
明、務興利寢害、不摧撓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
胡元昂嘯集稱叛、昶著檄諭散其黨、不煩寸兵、

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攻成
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叵測羅江故無城昶
令引水繞負縣田晝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
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
賊賊入室未半昶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
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
殊死鬪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
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俱
罹鋒鏑矣昶至邑衙後有廟神素妖左右以

例請祀、昶勿聽、至夕有雞伏神前、如釘置然、昶
曰、神敢妖若此、促毀之、時前令張尚留、至夜神
夢張、令求解、張晨語昶、昶弗允、張夜夢如前、張
夢語神曰、若何不自訴、神曰、前者乃鬼卒爲耳、
盛公威靈、何敢于也、其爲鬼神憚伏若此、昶後
陞敘州守而去、至今羅江民祀其像于寺、歲不
廢云、

無城可守、而笑談禦敵、更見妙手、

鄭建

鄭建自幼敦重朴雅、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及爲庶吉士、一日上御文華殿、召試諸葛孔明可與興禮樂論、考居第一、賞鈔一百錠、仍命讀書、未幾、以直言見忤當道、黜爲南雄通判、旣抵任、知郡民避徭役、戶口不多、於是不避險艱、徧歷屬邑、以招徠之、仍具奏乞免逋負、不數月、民悉還定、內艱去職、服闋、謁選、時值閩浙之交、民盜銀鑛相爭、至有與拒傷官軍者、上命處州專設通判一員、以蒞其事、建旣至、諭民以禍福、且爲平

其力役民遂以寧銀課亦不勞而辦倭閩寇鄧
茂七嘯聚流民越界攻掠上命大臣督兵剿擒
建分防龍泉偕其子躬擐甲胄率民兵與賊抗
者數日斬首五百餘級其餘良民悉諭以歸農
并得被虜男女二千餘口以還其家尋陞同知
復以平寇功食三品俸廷議銀場非得人以綱
紀其事則不可久改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卒于
官

善撫亂者畢竟以入巢察情乃得

林錦

林錦景泰間授合浦縣儒學訓導時蠻寇充斥
內外無備錦規畫皆懸合機宜都御史葉盛吳
之遂檄攝篆靈山至則患無城守始據形勢立
柵設戰守拒賊知有備不敢近未幾請徙去
民曰公去賊將復來錦率逃之山谷中盛乃以
狀聞請卽令靈山民聞之卽復來歸適歲大饑
賊益熾劫掠村堡無寧日錦單騎入壁諭以禍
福附縣二十五徭皆聽命遠地不服者縱兵剿

之壬午敗賊於羅水又敗賊於黃岡嶺又大敗賊新庄前後斬獲千餘級虜獲無算已而去排柵築土城徙縣治于中以功擢守廉州歲復大饑賊掠清和鄉錦肩輿諭解有千餘人不服者殺之經畧還定一如靈山設圖河營以禦西寇新寨營以禦南寇設洪崖營以塞寇出沒之路盜遂滅息

規畫懸合機宜禦寇何事不辨

謝袞

謝子襄名袞以字行始以才薦授青田縣知縣有惠政歲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府知府居官廉謹篤意拊循小民嘗有盜入庫竊官鈔卽投檄城隍神盜方閱所竊於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印誌遂獲盜正其罪小校吳米逃山谷時爲衆出爲民患已數歲矣朝廷發官軍二千剿之處人大恐子襄適至力請止軍城中毋出而自以計掩捕之送京師兵不勞而民以安性簡靜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

自隨

以計掩盜亦從簡靜得來

吳成器

吳成器始仕爲會稽典史當海上倭蹂躪境上時武備久弛上下倉皇成器有勇畧能陷陣衝鋒督府命提兵守水陸扼塞與賊遇大小七十餘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百人獲所掠子女并衣械無算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鬪咸有方畧禁士卒無毫髮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

卒民多其功、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錄其功、陞紹興府通判、

當倭踐吾鄉、官軍無不拔靡、及倭以迷道困之田間、四面環水、戰士猶旁皇不敢近、吳公手提鐵簡所向無敵、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葉夢熊

葉夢熊出守贛州、郡有巨盜葉楷、葉柱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能制、乃密購楷、柱所厚善者、令

召楷黨推赤厚待之令入巢穴中間離其衆楷腹心內潰不知也急帥兵深入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遂馘斬楷柱擒其餘黨就其地設長寧縣治百姓就所在祠祀焉

此公才畧爲令已然然寧夏之變竟不能縛渠魁以報豈勢值其難乎

牧津卷之七目

節義上

趙苞

程信

孔奮

臧洪

陳容

虞忠

易雄

傅伏

李仲舉

王罷

侯瓚

堯君素

顏杲卿

張巡

許遠

劉仁瞻

劉德基

鞠嗣復

詹良臣

劉士英

徐端益

徐徽言

李誠之

朱驛

楊邦義

趙昂發

牧津卷之七

節義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趙苞

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爲母病、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

得相顧以虧忠義。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進戰。母妻皆爲賊所害。苞殞斂母畢。自上歸葬。謂鄰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

趙苞所值之境。惟有一死。可以忠孝兩全。然惟此賢母。乃以成此子。

程信

程信爲南鄭太守。鄭廙功曹。廙爲羌所殺。信守居。馳來赴難。殞殮廙喪。還鄉。結故吏子弟二十。

五人言共報雠。各募死士。以待虜復來。信等將同志。率先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死。天子詔賜信及段崇家穀數千斛。有王宗原展及嚴萆李容姜濟陳巳曹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爲厯所命。王宗原展與厯同死。萆容等七人與信共命。各賜穀五百斛。

華陽國志

不但能報主。且能報國。二十五人皆奇士。

孔奮

孔奮爲武都郡丞。時隴西賊隗茂等攻府舍。殘

殺郡守、畏奮追急、執其妻子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氐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置車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

凡節義之成、止係一念退轉與不退轉耳。孔丞處此實難、然勢亦只須直前一往、不肯汗脂膏人、臨敵豈肯作依回念。

臧洪

臧洪，射陽人。太守張超慕其風節，請爲郡功曹。時董卓弑逆，洪說超舉義兵，約諸郡大會酸棗，推洪操血而辭。氣慷慨，聞者泣下。後赴張超難，以直節死。海內惜之。

一功曹便能操血而盟諸郡守，慷慨丈夫，定非浮名可得。

陳容

陳容爲京郡丞，太守臧洪被圍，遣容謂紹曰：將

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
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
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
今日寧與臧洪死，不與將士生。復見殺，在坐者
無不歎息。先是，洪遣司馬二人求救於呂布，比
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陳容抗義不屈，固不媿鬚眉男子，乃先遣
司馬二人，亦皆死敵。於此可見臧洪大能
得士。

虞忠

虞忠代王岐爲宜都守。忠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齒之中。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先是與同縣王岐交。岐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時吳事日非。民心携貳。忠盡心撫輯。不至糜沸。晉兵攻圍。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戮力堅守。城潰不屈死。

盡心撫輯於無事之時。自能堅守臣節於

城潰之日

易雄

易雄少爲縣吏，念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歸。後舉孝廉，爲州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乃舍去。雄後爲春陵令，會王敦亂，雄首奮忠義，起兵討賊，力屈城陷，爲魏義所虜，送至武昌，抗辭不屈。

吏而簿簿而令，其不屈之志，始終如一。

傅伏

傳伏爲冀州刺史周武屢招伏伏不從及遷
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授上大將軍
武鄉郡公卽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鐘爲信伏
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
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
及聞後主被獲仰天大哭良久乃降周武見曰
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
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執伏手曰爲
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

楊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之同食、
傳伏不受、孝寬之招、慷慨欲斬子以殉、直
是凜凜氣節、革命不能自引決、何其憊也、
然羞見天地之言、初心猶在、

李仲舉

李仲舉爲晉州別駕、郡師圍晉州、外無援、行
臺侯子欽內圖離賊、欲與仲舉謀、憚其嚴正、將
言而止者數次、仲舉揣其情、乃謂曰、城危、卿
代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直

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憂危且多。不謀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
舉正色曰：僕射恩德未深，公於皇家深蓄非答。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欽懼泄，夜奔周軍，城陷。

與城存歿，仲舉固熟籌矣。正色之折忠義自見。

王熙

王熙拜雍州刺史，初神武遣韓軌從河東宵濟。

襲黑黑不覺。比曉，執衆已乘梯入城。黑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黑當道臥，貉子那得過。」及蠕蠕候騎至，幽州僕射周惠達召黑議之。黑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王黑自率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非周家小兒，惟怪邪。後守華州，神武至城下，謂黑曰：「何不早降？」黑大呼曰：「此城是王黑塚，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袒身徒跣與臥應之語亦自莽莽然與焉
死者有間至拒神武數言自見忠懇

侯馥

江陽太守侯馥爲李雄將李恭所破獲生虜馥
送雄馥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
不死又無益國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屈
之使馥同郡張迎曉喻之馥怒罵曰吾等國亡
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何面目相見也迎還自雄
雄義而赦之時雄衆所獲健爲太守魏紀漢國

太守文琰、巴郡太守黃龕、涪陵太守趙弼等皆區區稽顙，無如馥者。

守心二字最好，然亦須出之忠肝義膽，人乃得，不然便爲延死須臾者所藉口。

堯君素

堯君素守河東，唐公遣屈突通至城下招諭之。君素曰：「公爲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爲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方爲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已而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

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齊室已亡君
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
應弦而倒

丈夫一念許國豈爲兒女關情引弓射之
直借此以見斬釘截鐵之念

顏杲卿

顏杲卿爲常山太守祿山反自范陽而南所過
州縣望風瓦解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
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

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着此履？」謙悟此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以祿山命召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陘口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兵合二十餘萬。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方月而城陷。賊老杲卿及履謙等送至洛陽。祿山數杲卿曰：「我

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
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
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
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
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
我、祿山不勝忿、縛杲卿天津橋柱、節解以肉敬
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糊
而絕、年六十四、履諫旣斷手足、何千年弟道在
傍、咀血噴賊面、賊嚙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

屬皆被害、顏氏死者三十餘人、乾元初、贈果卿
太子太保、謚忠節、

顏常山不獨空抱一腔忠義、觀其召斬欽
奏、并擒賊將、八日之間、諸郡響應、應機制
變、才誠兩合、而受死之慘、百倍於人、激烈
之氣、亦百倍於人、常山之舌、遂與宇宙相
爲不朽、卽履謙咀血噴賊、烈烈迫人、長史
與太守、伸眉昂首同笑夜臺矣、

張巡

張巡爲令狐潮所圍，勢甚窘，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兵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渡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蔡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軍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巡使郎將
雷萬春於城上與賊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
而不動潮乃大驚逢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
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
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
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
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
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諸君又
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

取一將明日潮責巡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賊夜遁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賊將楊朝宗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賊將尹子奇以兵三十萬趨睢陽遠告急於巡巡引兵赴之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賊二萬餘衆氣自倍尹子奇復引

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止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將士皆激厲，思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千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賊兵五千餘人。子奇走，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

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積救不至、知
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
鼠雀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以食
士、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
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
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
城、生既無力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
遂陷、巡遂俱被執、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
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

以刀抹視其齒、存者纔三四、乃以刀脅降、巡不
屈、罵曰、我爲君父死、汝附賊、乃犬彘也、又脅南
霽雲、亦不肯降、子奇遂以巡并南霽雲與雷萬
春、姚閏等三十六人皆殺之、巡且死、顏色不亂、
張睢陽一腔忠節、已見於設天子畫像、斬
六將時矣、決命孤城、生氣凜凜、出奇制勝、
事事中機、王佐之才、古今無兩、僅云效死、
而弗去、何足盡公、

許遠

許遠生平寬厚長者明吏治安。山反武爲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適張巡拔衆至睢陽與遠合兵拒賊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糧戰具被圍數月食盡士多餓死存者皆瘠傷氣乏遠殺僮僕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衆議東奔遠巡議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率饑衆行必不達未幾城陷與巡俱被執時安慶緒在洛陽尹子奇械送其所至偃師以不屈死

詔贈荊州大都督、子、坊、拜、婺州司馬。

遠自以材不及巡、聽巡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糧戰具、如此和衷、何可多得、總之兩公只從國家起念、故肝腸自爾相合、○當時有以遠之死、後於巡、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昌黎辨之曰、世疑遠畏死、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肉所愛之妾、固守不降乎、又言城陷自遠所守始、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腑藏必有先受其病者、

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不可以爲遠也
也自後衆論乃定

劉仁瞻

劉仁瞻在壽州圍久不解情鬱得疾少子崇諫
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瞻命
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
瞻妻薛氏薛氏曰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
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觀者皆
爲出涕

薛氏剛腸更在仁瞻上。賢哉此母。劉氏千古稱忠義之門。何必畱此背父之少子哉。

劉德基

劉德基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裏。積薪其旁。曰。城破卽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於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從。曰。吾起苟生者哉。遂害。

之專閭、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
倘真狂而死節、猶勝於狡而偷生、

鞠嗣復

鞠嗣復、宣和中、知休寧縣、方臘黨攻破縣、欲逼
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
有久長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廷、官爵
尚可得、何爲脅我使降邪、嗣復知必死、不少懼、
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
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變、率

民修城、民衆樂赴、不日而工畢、守備就、朝廷知之、加直秘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渡江、乞兵於撫使、未至而卒。

邑宰有善政、令賊不忍殺、其善政可知。○
嗣復爲令爲守、無地不與賊遇、豈天欲成其爲忠義乎、

詹良臣

詹良臣、宣和初、以特奏名爲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歙嶺、且犯處、守貳俱遁、良臣以數百人獨守。

城或謂良臣曰、盍去諸、良臣曰、食祿不避其難、吾官以逐賊爲職、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出禦之、力不敵、被執、賊脅以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恚憤、齮其肉、使自啖、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口、見者掩面流涕、賊平、事聞、贈通直郎、官其三子、率弓兵禦劇寇、豈復有生念、一死固其所、

其恨此賊不能嚮先遁之守貳。○縉雲尉之舌當與常山太守竝垂千古。

劉士英

劉士英少篤學登第調武進尉改溫州教授宣和三年方臘賊黨李時囊趙清溪陷明越諸郡乘勢直擣郡城守貳汧相顧潛具海船爲自避計士英伺知之乃與郡人石礪謀畫守城策督責有官守者以義白郡將請以身任其事處置有方號令明肅遠郊之民爭赴城益充實開

年五月賊擁衆合圍士英躬擐甲巡城督勵士卒王師繼至賊衆遂潰城賴以全帥臣郭三益薦士英忠勇才畧召對賜章服權通判太原府至郡未及朞金虜入寇兵帥童貫有貳志將如京師告急實欲自免士英謂太原乃國家咽喉地遂率通判方笈及兵官王稟仗劒立城門外以伺其出貫遂寢行郡守張孝純因士英仗義不回始定守禦計時內外阻絕郡遣蠟丸奏急於朝者三百餘通卒不報城守踰年糧盡矢竭

虜踰城縱火士英與王稟奉太宗皇帝神主慟
哭於庭持短兵接戰虜以刃脅降士英罵曰我
爲天子死不爲犬戎生遂死之

爲太原判死節易爲廣文先生守城難一
死報國此公有焉

徐端益

徐端益靖康間以右科爲虹縣尉高潔自持不
屑阿徇以取容時張邦昌僭立手書到縣令以
下迎拜宜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直立不爲

屈膝高宗卽位向子諲言於朝爲易文資以旌異之說者以端益之一立比於狂瀾砥柱令委靡之氣頓振

直立固可嘉然不隨衆宣譴則更佳

徐徽言

徐徽言權知晉寧軍時金虜圍太原王師屢却虜分兵據嵐石及潞河郡縣以絕餉道數月王命不通察訪使張灝奏遣徽言擊賊牽制太原卽率師渡河戮將士不用命者一戰破之復太

原通嵐石事聞降詔獎諭靖康元年虜騎犯順
陝西置制范致虛率諸兵入援檄使鎮守河西
欽宗以西涼被圍分命大臣割兩河予虜覲以
紓難聶昌出河東爲虜所刼乃割河西三州與
夏人晉寧民大恐曰鄰府豐旣棄則晉寧豈能
獨存檄言曰此使人誤耳率兵復三州夏人所
置守長出降檄言論遣之夏人不敢爭檄言復
取嵐石等郡於虜俄兩京陷二聖北狩朝廷遣
漕臣桑景海葛莚置司晉寧贍軍二人皆不至

廩餉絕。徽言屯守竝塞地。大積芻粟。教士習水戰。乘渾脫涉河往來。金人遣大酋號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以奇兵襲禽之。是時河東郡縣淪陷。日夜望王師至。徽言招集土豪數百人。皆以便宜借授。得衆十餘萬。因奏言將自統兵直趨太原。徑取雁門。畱兵戍之。命土豪之得郡縣者。各自爲守。許以世襲。定全晉。據形勢。則中原百日可平。大臣謂兵一出。則和不可成。廼俾聽王庶節制。議雖尼。虜深忌之。銳欲得晉寧。建

炎二年，虜自蒲津涉河，縣澄城趨綏德，綏德迎降。遂至晉寧，徽言以書約府州折可求，使出兵犄角，無嬰城坐困。可求以其子彥文爲虜得，遂降虜。可求徽言妻黨也。虜挾之城下，誘說使降。徽言登城責以大義，可求曰：「車駕已北，兵暗宇縣。」君雖至誠，欲與誰守？徽言以間道所得建炎赦書讀示之，慷慨泣下。可求復曰：「君與我何太無情。」徽言手弓對曰：「爾於國家無情，我與爾安得有情？且此箭更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蒙楯走。」

突○出○奮○擊○大○破○之○斬○婁○宿○字○董○之○子○初○歲○言○
謂○晉○寧○號○天○下○險○爲○廣○外○城○東○塹○大○河○備○械○甚○
設○命○諸○將○畫○隅○分○守○自○以○勁○兵○往○來○游○援○虜○圍○
之○益○急○爲○堙○繚○城○晉○寧○俗○不○井○飲○汲○於○河○虜○驅○
降○人○載○茭○石○以○擁○之○城○中○水○乏○儲○備○襄○罄○鎧○仗○
空○蔽○人○人○惴○憂○知○隕○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
拊○餓○傷○疲○之○餘○哀○折○槩○斷○刃○以○死○固○守○自○度○不○
支○取○砲○機○篋○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
人○間○道○以○蠟○書○東○南○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恩○

死矣。兄當勉事聖主。旦日虜衆蟻附登城。嬰城之人疲於守禦。坐受斫刃。徽言獨奮大斧。盡殺先登者。士氣復振。虜亦稍却。會將石贊受虜飛箭。內書虜從其分地入。徽言先置家室空室中。積薪焚之。率帳下戰鬥中數十合。所手殺甚衆。左右死傷畧盡。遂嬰牙城以守。虜衆譟至。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臣。義不見劓賊手。因拔佩刀自刎。衆爭號呼抱持。故虜得挾以去。然素憚其威。不敢抱。婁宿得其所親。使說以

其冠綬見徽言叱之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空
廬可乎汝污僞官不卽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
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斐
宿因就見說曰二帝我去爾乃誰爲徽言曰吾
爲建炎天子斐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可知何
迺自苦徽言曰吾恨不磔汝歸見天子今以死
報太祖太宗庸知其他又與酒令飲卽以杯擲
虜曰我尚飲虜酒乎罵不已又出僞制誘之曰
能小屈當使世帥延安并有關陝徽言益怒罵

曰吾荷國恩此正吾死所此膝豈爲虜屈因大呼曰爾胡酋當亟殺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以戟向之徽言披衽迎刃神色自若因射之未死罵不絕聲既死僵立不仆

一腔忠義視死如飴讀之凜凜有生氣○

今人輒謂宋人弱宋人而在靖康建炎之時爲尤弱然每至大敵臨城誓衆死守以少擊衆斬虜却寇甚至一城之中寧皆戰死而無一降此等士心何可多得豈至闕

風輒潰以疆場爲兒戲哉言之可爲三歎

李誠之

李誠之舉鄉薦第一慶元初授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埤浚湟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糴米數萬石實之十四年春金人犯邊以一目破五關遂踐黃陂斬勢如破竹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逆擊十里外

大破之。虜百道攻城。當是時。池陽合淝援兵俱敗走。朝命馮時將兵救之。擁兵境上。遷延不進。虜攻益急。誠之簡二驍將率百餘騎夜出。切其寨而還。料敵應變。智畧如神。虜始憚之。會黃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從子士宏力戰而死。誠之望闕再拜。付州印於虞兵周俊。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無辱於賊。師兵巷戰。自旦至午。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

右畧盡引劒自刎

金人一日破五關而逾滿候代之守慨然以百餘騎敵虜而使之憚不特其膽力過人而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真異人也死職固其餘耳

朱蹕

朱蹕初任興國軍教授除辟雍錄高宗卽位召赴行在除太學錄蹕請使虜暨還復除太學正尋除錢塘令建炎三年兀朮完顏宗弼破桐川

將窺臨安、歸、請、鄣、守、康、允、之、欲、戍、千、秋、獨、松、二、
嶺、以、抗、其、衝、守、不、聽、臨、安、陷、守、棄、城、遁、保、赭、山、
蹕、率、民、兵、出、禦、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
左、右、攢、至、天、竺、山、賊、肆、焚、掠、蹕、裹、創、率、里、社、復、
以、短、兵、邀、擊、遂、害、之、

兩中流矢復裹創以戰與棄城之遁守相
去豈特人禽之別乎

楊邦義

楊邦義通判建康金兀朮大舉入寇至建康杜

充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稅率官屬出迎降之。惟邦義以血大書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被執，見兀朮，不拜。兀朮不能屈，遣人說邦義許以舊官。邦義以首觸柱礎，流血求死。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乎？幸速殺我。翌日，兀朮與稅邦光宴堂上，立邦義於庭。邦義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義。曰：汝無多言，欲死，趨書死。

字邦義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未欲害也
已而兀术再引邦義邦義不勝憤遙望大罵曰
若女直而圖中原天寧久假行磔汝萬段安得
汚我兀术大怒殺之剖取其心事聞贈直秘閣
謚忠襄

楊公自是文信國一流人抗志甚遠何難
爲死節事

趙昴

趙昴發通判池州攝州事大兵至都統張林欲

降。昂發知其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飲，訣謂其妻雍曰：「城將破，吾守臣不可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兵薄池，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死於從容堂。

封疆之臣，以身殉事，自是職分當然，亦法

紀之不得不然。至如趙漢卿夫婦從容就
義。尤爲卓絕。